時病論

時病論卷之六

安州劉寶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甫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雯　盈川江誠抱一　參訂

秋傷於溼大意

土寄於四季之末、四時皆有溼氣、何獨經謂秋傷於溼乎、蓋一歲之六氣者、風君相溼燥寒也、推四之氣大暑至白露、正值溼土司權、是故謂之秋傷

於溼、鞠通先生列溼温於夏末秋初、誠有高見、豐謂因溼爲病者有六、一曰傷溼、一曰中溼、一曰冒溼、一曰溼熱、一曰寒溼、一曰溼温、蓋傷溼者、有表裏之分焉、在表由於居溼涉水、雨露沾衣、從外而受者也、在裏由於喜飲茶酒、多食瓜果、從內而生者也、中溼者、卒然昏倒、頗與中風相似、冒溼者、因冒早晨霧露、或冒雲瘴山嵐、溼熱者、夏末秋初感受爲多、他時爲少、寒溼者、先傷於溼、後傷生冷、溼

濕者、溼釀成溫、溫濕未化熱、最難速愈、非寒溼之證、辛散可化、溼熱之證、清利可平之比也、此六者、皆溼邪之爲病耳、喻嘉言先生又謂秋傷於燥、發出秋燥之論、其說未嘗有謬、據按六氣而論、其實溼氣在於秋分之前、燥氣在於秋分之後、理固然矣、姑附秋燥一條、以備叅攷、

傷溼

傷溼之病、原有表裏之因、蓋傷乎表者、因於居溼涉

水、雨露沾衣、其溼從外而受、束於軀殼、證見頭脹而痛、胸前作悶、舌苔白滑、口不作渴、身重而痛、發熱體疲、小便清長、脈浮而緩、或濡而小者、此言溼邪傷於表也、又有傷於裏者、因於喜飲茶酒、多食瓜果、其溼從內而生、踞於脾臟、證見肌肉隱黃、脘中不暢、舌苔黃膩、口渴不欲飲水、身體倦怠、微熱汗少、小便短赤、脈沉而緩者、此言溼氣傷於裏也、李時珍曰、凡風藥可以勝溼、利小便可以引溼、為治表裏溼邪之則也、

豐師其法、治表溼宜辛散太陽法減去桂枝加之蒼朴、俾其在表之溼、從微汗而解也、治裏溼宜通利州都法、俾其在裏之溼、從小便而去也、傷溼之證、務宜分表裏而治之、斯爲確當、

倪松亭云、治溼之道非一、當細察而藥之、如溼氣在於皮膚者、宜用麻桂二朮之屬、以表其汗、譬如陰晦非雨不晴也、亦有用羌防白芷之風藥以勝溼者、譬如清風薦爽、溼氣自消也、水溼積於腸胃、肚腹腫脹

者、宜用遂戟芫牽之屬以攻其下、譬如水滿溝渠、非導之不去也、寒溼在於肌肉筋骨之間、拘攣作痛、或麻痺不仁者、宜用薑附丁桂之屬以溫其經、譬如太陽中天、則溼自乾也、溼氣在於臟腑之內、肌膚之外、微而不甚者、宜用朮蒼朴夏之屬以健脾燥溼、譬如些微之溼、以灰土糝之、則溼自燥也、溼氣在於小腸膀胱、或腫或渴或小水不通、宜用二苓車瀉之屬以滲利之、譬如水溢溝澮、非疏通其竇不達也、學者能

於斯理玩熟、則治痙之法、必中鵠矣、

豐按此論、可爲治痙之提綱、醫者勿忽、

中痙

中痙者、卽類中門中之痙中也、葢痙爲陰邪、病發徐而不驟、今忽中者、必因脾胃素虧之體、宿有痰飲內留、偶被痙氣所侵、與痰相搏而上冲、令人涎潮壅塞、忽然昏倒、神識昏迷、與中風之證、亦頗相似、但其脈沉緩沉細沉濇之不同、且無口眼喎斜不仁不用之

各異、此卽丹溪所謂溼熱生痰、昏冒之證也、宜以增損胃苓法去猪苓澤瀉滑石、加蘇子製夏遠志菖蒲治之、倘有痰槳喉間、聲如鼎沸、誠有須臾變證之虞、可加蘇合香丸、分爲兩次冲服、倘得痰平人省、始有轉機、否則不可救也、

冒溼

冒溼之病、得之於早晨霧露、雲瘴山嵐、或天陰淫雨、晴後溼蒸、初受其氣者、似乎有物蒙之、以致首如裹、

遍體不舒、四肢懈怠、脈來濡緩之象、宜用宣疏表溼法取其微汗、仿嘉言貴徐不貴驟之意、俾其溼邪還表而解、毋使其由表而入於裏、倘或脘中痞悶微熱汗少小便短赤、是溼邪已入於裏也、宣疏之劑又不相宜、宜改通利之方、自然中的、傷溼條內須參閱之、

溼熱

賈氏曰、夏熱則萬物溼潤、秋涼則萬物乾燥、若此論之、溼熱之證、在長夏而不在秋、豈非與內經之秋傷

於溼不合耶、細思之、斯二句書、不重夏秋二字、當重在熱涼二字也、蓋熱蒸則溼、涼勝則燥、理固然矣、即如立秋處暑之令、炎蒸如夏、患者非秋溼、即秋暑、其實秋令之溼熱、亦必夾之秋暑也、考溼熱之見證、身熱有汗、苔黃而澤、煩渴溺赤、脈來洪數是也、當用通利州都法治之、如大便秘結、加瓜蔞薤白、開其上以潤其下、如大便未下、脈形實大有力者、是溼熱夾有積滯也、宜本法內加元明粉製大黃治之、

或問曰、先賢嘗謂暑必夾溼、今先生謂溼熱夾暑、有是說乎、答曰、小暑之節、在於相火之後、大暑之氣、在於溼土之先、故先賢有暑必夾溼之訓也、豈謂溼熱夾暑、專在大暑至白露而言、蓋斯時溼土主氣、暑氣漸退、溼令方來、而溼甚於暑者、故謂之溼熱夾暑也、又問曰、章虛谷錄薛生白溼溫之條、加之註解、統以溼溫稱爲溼熱、今先生分門而論者何也、曰、溼體本寒、寒溼可以溫散、醞釀成熱、熱溼可以清通、惟溼溫

不熱不寒、最爲難治、斷不可混濕溫爲濕熱、理當分列濕熱濕溫爲二門、又問曰、濕熱致病者多、何略而弗詳乎、曰、因濕致病者、固屬不少、如腫滿黃疸淋濁等證、諸先賢皆早詳於雜證之書、是編專論時病、毋庸疊贅可耳、

寒濕

傷濕又兼寒、名曰寒濕、蓋因先傷於濕、又傷生冷也、

夫寒濕之證、頭有汗而身無汗、遍身拘急而痛、不能

轉側近之則痛劇脈緩近進小便清白宜以辛熱燥溼法治之毋使其醞釀成溫而成溼溫之病溫甚成熱而成溼熱之病又毋使其變爲痰飲伏而不發交冬發爲咳嗽之病由是觀之可不速驅其溼乎須知寒溼之病患於陽虛寒體者爲多辛熱燥溼之法未嘗不爲脗合溼熱之證患於陰虛火體者爲多此法又宜酌用耳貿貿者不別病之寒溼熱溼體之陰虛陽虛一遇溼病概投通利之方若此鹵莽未有不誤

人者也、

溼温

溼温之病、議論紛紛、後學幾無成法可遵、有言温病復感乎溼、名曰溼温、據此而論、是病乃在乎春、有言素傷於溼、因而中暑、暑溼相搏、名曰溼温、據此而論、是病又在乎夏、有言長夏初秋、溼中生熱、即暑病之偏於溼者、名曰溼温、據此而論、是病又在乎夏末秋初、細按三論、論溼温在夏末秋初者、與內經秋傷於

溼之訓頗不倫類、又與四之氣大暑至白露、溼土主氣、亦屬符節、當宗夏末秋初爲界限也、所有前言溫病復感於溼、蓋溫病在春、當云溫病夾溼、言素傷於溼、因而中暑、暑病在夏、當云中暑夾溼、皆不可以溼溫名之、考其致病之因、良由溼邪踞於氣分、醞釀成溫、尚未化熱、不比寒溼之病、辛散可瘳、溼熱之病、清利乃解耳、是病之脈、脈無定體、或洪或緩、或伏或細、故難以一定之脈、印定眼目也、其證始惡寒、後但熱

不寒、汗出胸痞、舌苔白、或黃、口渴不引飲、宜用清宣溫化法去連翹、加厚朴豆卷治之、倘頭痛無汗、惡寒身重、有邪在表、宜用宣疏表溼法、加葛羌神麴治之、倘口渴自利、是溼流下焦、宜本法內去半夏、加生米仁澤瀉治之、倘有脛冷腹滿、是溼邪抑遏陽氣、宜用宣陽透伏法去草果蜀漆、加陳皮腹毛治之、如果寒熱似瘧、舌苔白滑、是爲邪遏膜原、宜用宣透膜原法治之、如或失治、變爲神昏譫語、或笑或痙、是爲邪逼

心包營分被擾、宜用袪熱宣竅法、加羚羊鈎籐元參生地治之、如撮空理綫、苔黃起刺、或轉黑色、大便不通、此溼熱化燥、閉結胃腑、宜用潤下救津法、以生軍易熟軍、更加枳殼、庶幾攻下有力耳、倘苔不起刺、不焦黃、此法不可亂投、溼溫之病、變證最多、殊難罄述、宜臨證時活法可也、

秋燥

推六氣之中、燥金主氣、自秋分而至立冬、喻嘉言以

燥令行於秋分之後、所以謂秋不遠燥、確與氣運相合也、沈目南云、性理大全謂燥屬次寒、奈後賢悉謂屬熱、大相徑庭、如盛夏暑熱炎蒸、汗出濈濈、肌肉潮潤而不燥也、深秋燥令氣行、人體肺金應之、肌膚乾槁而燥、乃火令無權、故燥屬涼、謂屬熱者非矣、豐細玩之、誠非謬也、凡治初患之燥氣、當宗屬涼擬法、夫秋燥之氣、始客於表、頭微痛、畏寒咳嗽、無汗鼻塞舌苔白薄者、宜用苦溫平燥法治之、若熱渴有汗、咽喉

作痛、是燥之涼氣、已化爲火、宜本法內除去蘇荊桂芍、加元參麥冬牛蒡象貝治之、如咳逆胸疼、痰中兼血、是肺絡被燥火所刼、宜用金水相生法去東參五味、加西洋參旱蓮草治之、如諸證一無、惟腹作脹、大便不行、此燥結盤踞於裏、宜用松柏通幽法治之、總而言之、燥氣侵表、病在乎肺、入裏病在腸胃、其餘肝燥腎燥、血枯虛燥、皆屬內傷之病、茲不立論、

或問曰、先生遵喻氏秋燥論中秋不遽燥、燥氣行於

秋分以後之說、殊未見醫醇賸義中、論之最詳、又明出喻氏之謬、既謂燥氣行於秋分以後、而秋分以前四十五日、全不關於秋燥矣、故云初秋尚熱、則燥而熱、深秋既涼、則燥而涼、此誠是振聾發聵之語、先生曷不遵之爲龜鑑耶、答曰、子不知六氣循環、亦疑喻氏之謬、不察大寒至驚蟄、主氣風木、春分至立夏、主氣君火、小滿至小暑、主氣相火、大暑至白露、主氣溼土、秋分至立冬、主氣燥金、小雪至小寒、主氣寒水、此

年年之主氣、千古不易、由是而推、則燥金之令、確在平秋分而至立冬、而秋分以前之白露處暑立秋四十五日、猶是溼土主氣、豈可誤爲燥氣乎、子以爲然否、或唯唯而退、

程曦曰、論燥氣者、首推嘉言、其次目南與鞠通也、嘉言論燥、引大易水流溼、火就燥、各從其類、乃論燥之復氣也、目南所論燥病屬涼、謂之次寒、乃論燥之勝氣也、至鞠通論燥、有勝氣復氣、與正化對

化、從本從標之說、可為定論、乃曰如仲景用麻桂薑附、治寒之勝氣也、治寒之正化也、治寒之本病也、白虎承氣、治寒之復氣也、治寒之對化也、治寒之標病也、能於此理悟通、則燥氣之勝復正對本標、亦皆了然於胸中矣、

江誠曰、人皆知溫為熱、而不知燥為涼、以燥為熱者、蓋因燥字從火之弊耳、試問既以燥為熱、曷不以溫字從水而為寒乎、不知四時之令、由春溫而

後夏熱、由秋涼而後冬寒、目南先生引性理大全之說、謂燥屬涼、眞所謂千載迷津、一朝點破耳、

擬用諸法

辛散太陽法見卷五第十九頁

通利州都法見卷三第二十二頁

增損胃苓法見卷四第十五頁

宣疎表溼法

治冒溼證、首如裹、遍體不舒、四肢懈怠、

蒼朮一錢土炒　防風一錢五分　秦艽一錢五分

藿香一錢　陳皮一錢五分　砂殼八分

生甘草五分

加生薑三片煎服

此治冒溼之法也、君以蒼朮防秦、宣疏肌表之溼、被溼所冒、則氣機遂滯、故臣以藿陳砂殼、通暢不舒之氣、溼藥頗燥、佐以甘草潤之、溼體本寒、使以生薑溫之、

辛熱燥溼法

治寒溼之病、頭有汗而身無汗、遍身拘急而痛、

蒼朮一錢二分土炒　防風一錢五分　甘草八分

羗活一錢五分　獨活一錢五分　白芷一錢二分

草豆蔻七分　乾薑六分

水煎服

法中蒼防甘草、卽海藏神朮散也、用於外感寒溼之證、最爲中的、更加二活白芷、透溼於表、草蔻乾

薑、燥溼於裏、諸藥皆溫熱辛散、倘陰虛火旺之體、

勿可浪投、

清宣溫化法、見卷五第二十五頁

宣透膜原法 見卷五第二十頁

宣陽透伏法 見卷五第二十二頁

祛熱宣竅法 見卷一第十三頁

潤下救津法 見卷一第十六頁

苦溫平燥法

治燥氣侵表、頭微痛、畏寒無汗、鼻塞咳嗽、

杏仁三錢去皮尖研　陳橘皮一錢五分　紫蘇葉一錢

荊芥穗一錢五分　桂枝一錢蜜水炒　白芍一錢酒炒微焦

前胡一錢五分　桔梗一錢五分

水煎溫服

凡感燥之勝氣者、宜苦溫為主、故以橘杏蘇荊以解之、加白芍之酸、桂枝之辛、是遵聖訓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酸辛是也、秋燥之證、每多咳嗽、故

佐前桔以宣其肺、肺得宣暢、則燥氣自然解耳、

金水相生法 見卷四第二十一頁

松柏通幽法

治燥結盤踞於裏、腹脹便閉、

松子仁四錢 柏子仁三錢 冬葵子三錢

火麻仁三錢 苦桔梗一錢 瓜蔞殼三錢

薤白頭八分 大腹皮一錢酒洗

加白蜂蜜一調羹冲服

此仿古人五仁丸之法也、松柏葵麻、皆滑利之品、潤腸之功非小、較硝黃之推蕩尤穩耳、丹溪治腸痺、每每開提上竅、故以桔梗蔞薤開其上復潤其下、更加大腹寬其腸、白蜜潤其燥、幽門得寬得潤、何慮其不通哉、

備用成方

羌活勝溼湯

治溼氣在表、頭痛頭重、或腰脊重痛、或一身盡痛、

微熱昏倦、

羌活　獨活　川芎　藁本

蔓荊子　防風　甘草

水煎服

平胃散

治溼淫於內、脾胃不能克制者、

蒼朮　陳皮　厚朴　甘草

爲末薑湯下

除溼湯

治傷溼腹痛、身重足軟、大便溏瀉、

蒼朮　陳皮　茯苓　製夏

藿香　厚朴　甘草

水煎服

豐按羌活勝溼湯、是治表溼、平胃散、除溼湯、是治裏溼、傷溼之證、總當分表裏而治之、

金匱腎着湯

治傷溼身重、腹痛腰冷、

乾薑　茯苓　白朮　甘草

水煎服

豐按經心錄、加肉桂牛膝杜仲澤瀉、更爲切當、謏庵雖謂屬外感之溼、非腎虛也、竊謂受邪之處、無有不虛、標本兼治、未嘗不妥、

松峯達原飲　又可達原飲有知母黃芩無黃柏梔子茯苓、

治溼熱盤踞膜原、

檳榔　草果　厚朴　白芍

甘草　黃柏　梔子　茯苓

水煎服

劉松峯曰、溫而兼溼、故去知母、而換黃柏以燥溼、且救水而利膀胱、去黃芩換梔子、瀉三焦之火、而下行利水、加茯苓利小便而益脾胃、三者備、而溼熱除矣、

三仁湯

治溼溫胸悶不饑舌白不渴午後身熱狀若陰虛

杏仁　蔻仁　生米仁　滑石

通草　竹葉　厚朴　製夏

水煎日三服

蒼苓白虎湯

治溼溫身重胸滿頭疼妄言多汗兩脛逆冷

蒼朮　茯苓　石膏　知母

生甘草

加粳米煎服

豐按三仁湯、治溼温之輕者、蒼苓白虎湯、治溼温之重者、當列見證而分治之、

桂苓甘露飲

統治溼温溼熱、

茯苓　豬苓　白朮　澤瀉

肉桂　滑石　石膏　寒水石

水煎温服

豐按此方、即五苓散加三石、蓋五苓利溼、三石清熱、治溼溫最合、倘治溼熱、當去肉桂可也、

杏蘇散

治燥傷本臟、頭微痛惡寒、咳嗽稀痰、鼻塞嗌塞、脈弦無汗、

杏仁　蘇梗　茯苓　製夏

陳皮　甘草　枳殼　桔梗

前胡

加薑棗煎服

清燥救肺湯

治諸氣膹鬱、諸痿喘嘔之因於燥者、

麥冬　阿膠　杏仁　麻仁

桑葉　枇杷葉　人參、甘草

石膏

水煎温服

滋燥養營湯

治火爍肺金、血虛外燥、皮膚皺揭、筋急爪枯、或大便秘結、

當歸　黃芩　生地　熟地

白芍　甘草　秦艽　防風

水煎溫服

蜜煎導法

治陽明證、自汗、小便利、大便秘者、

蜂蜜

用銅器微火熬頻攪勿令焦候凝如飴捻作挺子頭銳如指糝皂角末少許乘熱納穀道中用手抱住欲大便時去之 加鹽少許亦可鹽能潤燥軟堅

豐按六氣之中、惟燥氣難明、今人治燥、動手非沙參玉竹、即生地二冬、不知燥有勝氣復氣、在表在裏之分、如杏蘇散、是治燥之勝氣、清燥救肺湯、是治燥之復氣、滋燥養營湯、血虛外燥者宜之、蜜煎導法、液虧裏燥者宜之、一偏滋補清涼、非法也、

臨證治案

裏溼釀熱將成疸證

徽商張某、神氣疲倦、胸次不舒、飲食減少、作事不耐煩勞、前醫謂脾虧、用六君子湯爲主、未效又疑陰虛、改用六味湯爲主、服下更不相宜、來舍就診、脈息沉小緩濇、舌苔微白、面目隱黃、豐曰、此屬裏溼之證、誤用滋補、使氣機閉塞、則溼釀熱、熱蒸爲黃、黃疸將成之候、倘不敢用標藥、蔓延日久、必難

圖也、卽用增損胃苓法去豬苓、加秦艽茵陳查肉雞金治之、服五劑胸脘得暢、黃色更明、惟小便不得通利、仍照原方去秦艽、加木通桔梗又服五劑之後、黃色漸退、小水亦長、改用調中補土之方、乃得全愈、

裏溼誤補成鼓得破則愈

西鄉鄭某、水溼內侵於脾、神疲肢軟、自疑爲體虧而餌大棗、則腹皮日脹、納食尤劇、來求豐診、兩手

之脈沉緩而鈍、以手按其腹、緊脹如鼓、此屬氣阻溼留、將成鼓脹之候、乘此體質尚實、正氣未衰、當用消破之劑、以治其標、即以蓬朮檳榔青皮萊子乾薑官桂厚朴蒼朮、雞金爲引、連服七劑而寬、

中溼誤作虛風

城東某某、因公勞役、由遠方歸、覺眩暈神疲、自以爲虧、先服東參龍眼、即延醫治、乃作水不涵木、木動生風論治、服藥後忽倒、神識糢糊、急求治於豐、

診得脈象沉小而滑、思脈沉肢冷爲中氣、今肢不冷者非、忽倒神昏似中風、然無口眼喎斜者又非、推其起病之初、有眩暈神疲等證、其神疲者必因溼困於脾也、眩暈者、無痰不作也、此宿伏之痰、與新侵之溼、相搏上冲所致、斯爲中溼證也、即用宣竅導痰法加竹瀝薑汁治之、三劑而神醒矣、後用六君爲主、以收全效、

秋溼時令忽患暴中、

丁丑孟秋、炎蒸如夏、乍雨如霉、患急病者甚衆、有城北王某、刈稻歸來、正欲晚餐、倏然昏倒、不知人事、痰響喉間、吾衢土俗、以爲齷齪、即倩人揪刮、神識略見清明、邀豐診之、脈來沉細、舌苔白滑、豐曰、此中溼也、傍有一醫曰、沉細之脈、白滑之苔、當是中寒、分明四逆大順之證、豐曰、欲用桂附、則予謝不敏矣、彼醫不言而退、其妻泣涕求治、豐聞呼吸之聲、將有痰起、風雲之變、恐在頃刻、即用藿香神

麯川朴杏仁製夏陳皮菖蒲遠志竹瀝薑汁合爲一劑、服之未有進退、令加蘇合香丸、痰響漸平、人事稍醒、守舊略爲增損、連嘗數劑而瘥、

江誠曰、舌苔白滑、寒象也、沉細之脈、少陰中寒也、考今歲又係太陽在泉、寒淫於內、彼醫誦中寒、欲用四逆大順、似乎相像、不知中寒中溼、大有攸分、以脈舌而論、似屬中寒、以時令而論、實爲中溼、雖脈沉細、舌苔白滑、但無吐瀉腹痛肢冷等證、豈可

遽認為寒、四逆大順、豈可隨手而用、況在孟秋正值溼土主氣、相火客氣、又非寒水加臨之候、故是證直斷為溼、而用宣竅導痰之藥、以收效耳、

溼溫誤作伏暑

錢江陸某、偶患溼溫時氣、延醫調治、從伏暑立方、未效來迓、於豐推其起病根由、確係溼溫之病、前用一派凉劑、焉望中窾、殊不知溼為陰邪、因氣機閉阻、溼邪漸化為溫、而未釀熱、所以凉藥無功、即

熱劑亦無效驗、非比寒溼辛散可解、熱溼清利可瘥、今診脈形、右部勝左、舌苔黃澤、胸悶汗多、發熱纏綿靡已、此邪尚在氣分、猶望其宣透而解、當用清宣溫化法加厚朴治之、服二劑胸次稍寬、汗亦減少、惟晡熱尚未退盡、繼以舊法除去半夏、再加通草蟬衣、連服三煎遂愈、

高年溼溫傷氣

嶺歙程某、年屆賜鳩、忽患溼溫之證、曾延醫治、一

稱伏暑、一稱溼溫、一稱虛損、清利與補、皆未中鵠、始來商治於豐、診其脈、虛數少神、心煩口渴、微熱有汗、神氣極疲、此皆溼溫傷氣之證也、治宜益氣卻邪、卽以東參麥味甘草陳皮生苡苓瀉治之、令服數貼、熱渴並減、但精神尚倦、飲食少餐、姑率舊章、佐以神苓夏麴、又服數貼、日復一日矣、

溼溫化燥攻下得愈

須江周某之郎、由溼溫誤治、變爲唇焦齒燥、舌苔

乾黑、身熱不眠、張目妄言、脈實有力、此分明溼溫化熱、熱化燥、燥結陽明、非攻下不能愈也、卽用潤下救津法、服之未效、屢欲更衣而不得、後以熱軍改爲生軍、更加杏霜枳殼、始得大解、色如敗醬臭不可近、是夜得安寐、譫妄全無、次日舌苔亦轉潤矣、繼以清養肺胃、調理二旬而安、

妊娠燥氣爲病

三湘喻某之內、孕經七月、忽受燥氣、咳嗽音嘶、前

醫貿貿、不詢月數、方內遂批爲子瘖、竟忘卻內經有婦人重身、九月而瘖一段、醫者若此、未免爲識者所譏、觀其方案、龐雜之至、所以罔效、豐診其脈、弦滑而來、斯時肺經司胎、咳逆音啞、顯係肺金被燥氣所侵之證、宜辛涼解表法去蟬衣淡豉、加桑葉菊花、橄欖爲引、連嘗三服、音揚咳止矣、

感受秋涼燥氣

城西戴某之女、賦稟素虧、忽患微寒微熱、乏痰而

咳、前醫用者皮桂芎、和其營衛、百合款冬、潤其乾咳、西黨歸身、補其氣血、方藥似不雜亂、但服下胸膈更閉、咳逆益勤、寒熱依然不減、豐診其脈、浮弦沉弱、舌苔白薄、此感秋涼之燥氣也、即用蘇梗橘紅蟬衣淡豉蔞皮叭噠象貝前胡服二劑、寒熱遂減、咳逆猶存、病家畏散、不敢再服、復來邀診、豐曰、邪不去則肺不清、肺不清則咳不止、倘懼散而喜補、補住其邪、則虛損必不可免、仍令原方服二劑、

其咳日漸減矣、後用輕靈之藥而愈、可見有是病當用是藥、知其虧而不補者、蓋邪未盡故也、

血虧液燥加感燥氣

雲岫錢某之妹、素來清瘦、營血本虧、大解每每維艱、津液亦虧固已、邇來畏寒作咳、胸次不舒、脈象左部小濇、而右部弦勁、此屬陽明本燥、加感燥之勝氣、肺經受病、氣機不宣、則大便益不通耳、遂用蘇梗杏仁陳皮桔梗蔞皮薤白淡豉葱葉治之、服

二劑畏寒已屏、咳逆亦疎、惟大解五日未行、思丹溪治腸痺之證、每每開提肺氣、使上焦舒暢、則下竅自通泰矣、今照舊章加之兜鈴紫菀柏子麻仁、除去蘇陳葱豉、令服四煎、得燥屎數枚、肛門痛裂、又加麥冬歸地生黑芝蔴、服下始獲全愈、

程曦曰、鞠通論燥氣、有勝復之分、今觀書中之論治、更有表裏之別焉、如秋分至立冬之候、有頭痛惡寒作咳者、是燥氣在表之證也、法當宣散其肺、

有大便秘結而艱難者、是燥氣在裏之證也、法當滋潤腸胃、其能識勝復、別表裏者、則治燥之法、無餘蘊矣、

時病論卷之七目錄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大意

時病論卷之七

安州劉贇臣先生鑒定

三衢雷　豐少逸手著

受業　新安程曦錦雯
　　　盈川江誠抱一　參訂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大意

考六氣之中。溼氣在乎秋分。故經謂秋傷於溼。溼土之氣。內應乎脾。脾土受溼。不司運化。內溼釀成痰飲。上襲於肺。遂為咳嗽病矣。夫六氣之邪。皆能

令人咳嗽、又不獨乎溼也、斯言溼者、是爲伏氣咳嗽、有西昌喻嘉言先生疑溼字之訛、改作秋傷於燥、發明秋燥之論、雖有悖經之罪、然亦因乎六氣起見也、蓋內經論溼、殆在乎立秋處暑白露溼土主氣之時、喻氏論燥、殆在乎秋分寒露霜降燥金主氣之候、據愚意更有界限分焉、竊謂秋初傷溼不即發者、溼氣內釀成痰、痰襲於肺而作嗽、名曰痰嗽、治宜理脾爲主、滲溼爲佐、如秋末傷燥、不即

發者、燥氣內侵乎肺、肺失清降而作咳、名曰乾咳、治宜理肺爲主、潤燥爲佐、總之不越兩太陰之治也、斯言傷溼傷燥而咳嗽者、皆由秋令之伏氣而發于冬、其卽發者、仍歸傷溼秋燥門中治之、

○痰嗽、

痰嗽者、因痰而致嗽也、夫作嗽之病、風寒暑熱、皆能致之、古人議論紛紜、惟李雲間張若耶二先生、皆括爲內傷外感、觀其立論、卓犖不羣、然與內經秋傷於

溼之嗽無預、豈不揣鄙陋而特補之、斯病也、良由立秋以後、秋分以前、先傷於溼、溼氣內踞於脾、釀久成痰、痰襲於肺、氣分壅塞、治節無權、直待冬來、稍感寒氣、初客皮毛、漸入於肺、肺氣上逆、則潛伏之溼痰、隨氣而逆、遂成痰嗽之病矣、其脈必見弦滑、或見微緊、右寸關必較餘部不調、舌苔白潤、胸次不舒、痰白而稀、口不作渴、此皆秋溼伏氣之見證也、理當治脾爲主、滲溼化痰爲佐、宜以加味二陳法治之、如有惡寒

●擬用諸法

加味二陳法

治痰多作嗽、口不作渴、

白茯苓三錢　陳廣皮一錢　製半夏二錢

生甘草五分　生米仁三錢　杏仁三錢去皮尖研

加生薑二片　飴糖一匙為引

苓陳夏草、即二陳湯也、汪訒菴曰、半夏辛溫、體滑性燥、行水利痰為君、痰因氣滯、氣順則痰降、故以

陳皮利氣、痰由溼生、溼去則痰消、故以茯苓滲溼爲臣、中不和、則痰涎聚、又以甘草和中補土爲佐也、擬加米仁助茯苓以去溼、杏仁助陳皮以利氣生薑助半夏以消痰、飴糖助甘草以和中、凡有因痰致嗽者、宜施此法、

溫潤辛金法

治燥痰乾欬、喉癢脇疼、

紫菀一錢蜜水炒　百部一錢蒸　松子仁三錢

款冬花一錢五分　叭噠杏仁二錢去皮尖用

陳廣皮一錢蜜水炒

加冰糖五錢爲引

肺屬辛金、金性剛燥、所以惡寒冷而喜温潤也、紫菀温而且潤、能暢上焦之肺、百部亦温潤之性、暴咳久咳咸宜、更加松子潤肺燥、杏仁利肺氣、款冬與冰糖、本治乾咳之聖方、陳皮用蜜製、去其燥性以理肺、肺得温潤、則咳逆自然漸止、

清金甯絡法

治燥氣化火、喉痛欬紅、

麥冬三錢去心　肥玉竹二錢　北沙參三錢

元參一錢五分　細生地三錢　旱蓮草三錢

冬桑葉三錢

加枇杷葉三錢去毛蜜炙爲引

此治燥氣化火、刑金劫絡之法、麥冬玉竹、清其燥火、沙參元參、潤其肺金、細地旱蓮、甯其血絡、益血

藏肝臟、故加冬桑葉以平其肝、肺氣上逆、故加枇杷葉以降其肺、使肺氣得降、肝血得藏、則欬逆吐紅均可定矣、

金水相生法 見卷四第二十一頁

備用成方

瀉白散

治肺經有火、皮膚蒸熱、灑淅寒熱、日晡尤甚、喘嗽氣急等證、

桑白皮　地骨皮　粉甘草　粳米

水煎溫服

清肺飲

治痰氣上逆而作咳嗽

杏仁　貝母　茯苓　橘紅

桔梗　甘草　五味子

加薑煎食遠服

瓊玉膏

治乾咳嗽

地黃四斤　茯苓十二兩　人參六兩　白蜜二斤

先將地黃熬汁去渣入蜜煉稠再將參苓爲末和入磁罐封水煮半日白湯化服

丹溪咳血方

治咳嗽痰血

青黛水飛　栝蔞去油　海石　梔子

訶肉

等分爲末蜜丸噙化嗽甚加杏仁

千金久嗽方

治長久咳嗽神效

白蜜一斤　生薑二斤取汁

先秤銅銚知斤兩訖納蜜薑汁微火熬令薑汁盡惟有蜜斤兩在則止每含如棗大一丸日三服

二陳湯

治一切痰飲爲病咳嗽脹滿嘔吐惡心頭眩驚悸

茯苓　製半夏　陳皮　甘草

加生薑煎服

景岳六安煎

治風寒咳嗽、痰滯氣逆等證、

陳皮　半夏　茯苓　甘草

杏仁　白芥子

加生薑三片煎七分食遠服

豐按以上諸方、通治咳嗽、然而咳屬肺、嗽屬脾、前

於痰嗽乾咳門中、已詳辨矣、須知前五方多潤肺之品以治咳、後二方多理脾之品以治嗽、若此分療、治無不中、

臨證治案

伏溼作嗽認爲冬溫

鑑湖沈某、孟冬之初、忽患痰嗽、前醫作冬溫治之、悶二十餘天、未能奏效、延豐診治、右部之脈極滯、舌苔白滑、痰多而嗽、胸悶不渴、豐曰、此即內經秋

傷於溼、冬生咳嗽之病、非冬溫之可比也、冬溫之病、必脈數口渴、今不數不渴者、非冬溫治在乎肺、此則治在乎脾、張冠李戴、所以乏效、遂用加味二陳法、去米仁一味、加蘇子芥子治之、三劑而胸開、五劑而痰嗽減、後用六君子湯增損、獲全愈矣、

伏溼致嗽

南鄉張某、左脈如平、右關緩滯、獨寸口沉而且滑、痰嗽纏綿日久、外無寒熱、內無口渴、前醫用散不

效、故補亦不見功、不知此證、乃係伏溼釀痰、痰氣竄肺而致嗽、卽經所云、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也、當理脾爲主、利肺爲佐、卽以製夏化紅茯苓煨薑杏仁紹貝蘇子甘草治之、約服三四劑、痰嗽遂減矣、後循舊法出入、調治旬日而安、

痰嗽補脾取效

城南程某、患嗽月餘、交冬未愈、始邀豐診、診得脈形、沉弱而滑、舌體無榮、苔根白膩、神氣疲倦、飲食

並廢、豐曰、此賦稟素弱、溼襲於脾、脾不運化、釀痰入肺所致、以脾溼爲病本、肺痰爲病標、即先哲云、脾爲生痰之源、肺爲貯痰之器、治當補脾爲主、程曰、風痰在肺、補之恐增其閉、即出曾服十餘方、皆是荆防枳桔杏貝蘇前等品、豐曰、此新感作嗽之藥、與之伏氣、理當枘鑿、即用六君加玉蘇子生米仁治之、服五劑神氣稍振、痰嗽漸疎、繼進十餘劑、方得全愈、

江誠曰、痰嗽之證、須知有新感、有伏氣、新感之脈必多浮、伏氣之脈必多沉、新感之嗽、必兼鼻塞聲重頭痛發熱、伏氣之嗽而無諸證也、凡伏氣之證法當宣氣透邪、前醫以荆防枳桔反未臻效、而吾師用六君補氣、蘇子降氣、米仁滲溼、而反效者何也、蓋山風寒暑溼潛伏者、固宜透發、惟此則不然、當知溼氣未成痰之先、可以透發、既成痰之後、焉能向外而解耶、因痰之源在脾、故用六君子扶脾

以去其溼，而化其痰，蘇子降氣，勿使其痰上襲於肺，米仁滲溼，勿使其溼再釀成痰，倘用宣提之方，則痰益襲於肺，而嗽更無愈期矣。

燥氣伏邪作咳

括蒼馮某，陰虛弱質，向嗜洋菸，患乾咳者，約半月矣，曾經服藥未驗，十月既望，來舍就醫，兩手之脈極數，餘部皆平，豐曰，據此脈形，當有咳嗽，馮曰然，曾服散藥未效，何，豐曰，散藥宜乎無效，是證乃燥

氣伏邪之咳、非新感風寒之咳、理當清潤肺金、庶望入彀、遂用清宣金臟法去兜鈴杷葉、加甘菊梨皮、服一劑、減一日、連服五劑、咳逆遂痊、後歸桑梓、擬進長服補丸、

燥氣刑金致使咳紅

鄂渚阮某之妾、乾咳喉疼、纏綿匝月、始延豐治、未診即出前方閱之、初用辛散之方、後用滋補之藥、不但罔效、尤增咳血頻頻、細診其脈、左部緩小、右

部搏指、舌尖絳色而根凝黃、此屬燥之伏氣化火刑金、雖乾咳吐紅、眞陰未損、前以辛散治之固謬、以滋補治之亦非、斯宜清暢其肺、以理其燥、肺得清肅、則咳自不、而血不止自止、卽用桑葉杏仁兜鈴浙貝梔皮杷葉蔞殼梨皮、再加橄欖爲引、請服三煎、忌食煎炒之物、服下稍知中竅、繼進三劑、遂獲全可、

陰虛之體伏燥化火刑金

古黔劉某婦、素吸洋烟、清癯弱體、自孟冬偶沾咳逆、一月有餘、未效來商豐診、閱前所用之藥、頗爲合理、以桑菊蔞蒡杏蘇桔貝等藥、透其燥氣之邪、但服下其咳益增、其體更怠、晝輕夜劇、痰內夾雜紅絲、脈形沉數而來、舌絳無苔而燥、豐曰、此屬眞陰虛損、伏燥化火、刑金之候也、思金爲水之母、水爲金之子、金既被刑、則水愈虧、而火愈熾、制火者、莫如水也、今水既虧、不能爲母復仇、必須大補腎

水以平其火而保其金金得清則木有源水有源則金可保金水相生自乏燎原之患倘或見欬治欬見血治血即是舍本求末也豈用知柏八味除去山萸加入阿膠天麥連進五劑一如久旱逢霖而諸病盡屏卻矣